

秦伯未对肝气、肝阳的阐释对其在治疗肝病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中医学著作汗牛充栋,钱老认为读书必须有粗有精,对重点著作必须反复经典,其中包括四大经典和后世主要流派如金元四大家的著作,当然在这基础上能够涉猎更多就更好了。

4 临证要诀

临证过程中钱老认为一定要明察秋毫,望闻问切要非常仔细,不能挂一漏万。临床中有很多情况下往往因问诊不仔细而造成疏漏,甚至误诊。钱老1970年以后主要治疗肝病,而像慢性病毒性肝炎往往无明显症状,所以一定要注意兼证,注意观察细微之处。现在有个别年轻中医看肝病也像西医一样只注重看化验单而不注重中医四诊。比如见到女性患者很多医生因怕麻烦而不问经带胎产情况,常导致辨证不清,滥施方

药,正如张仲景所说的“相对斯须,便处针药,按寸不及尺”。另外,中医辨证不要过多地被西医诊断所左右,要衷中参西不离中。通过几十年的临床总结,钱老发现慢性肝病患者有2个方面一定要注意观察。一个是手指末梢的温度和颜色。肝阳不足,肝络不通的患者往往表现为手指末梢颜色变黑、发冷。这些患者西医检查多有明显的肝纤维化,采用中医通阳活血的治法多有较好的疗效。另一个是观察患者的舌下脉络非常重要,舌下脉络增粗、迂曲往往提示肝络不通,也要采用活血通络的治法。慢性肝病的病机复杂,临证要辨证仔细,做到理法方药丝丝入扣,才能有好的疗效。钱老在处方时常采用多法联用的治疗原则,经验证明比单纯的攻或补等单一一治法疗效要好。

(2007-04-04 收稿)

浅释喻嘉言胀病证治

朱志华 邱慧颖 李绍华 刘 侃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广东省广州市机场路12号,510405)

关键词 喻嘉言; 胀病

喻嘉言(1585-1664年),我国明末清初著名的医学家。喻氏通晓临床各科,擅长疑难大证,对于“胀病”,尤多心得。他认为“《内经》明胀病之旨,而无其治;仲景微示其端,而未立法”,故于《医门法律》立“胀病论”一篇,以明其理。《寓意草》举胀病案8则,以详其治惜其论多剖见,治恒奇中,既可补前人之未备,又能启后人之心智,于今研究臌胀,仍有指导意义,故撮其要,以资来者。

1 析病机 水气血又脾气衰

臌胀的病因病机,喻氏认为实因脾气衰微所致,使“中州之地,久窒其四运之轴,而清者不升,浊者不降,互相结聚,劳不可破。”(《寓意草·面议何茂倩令媛病单腹胀脾虚将绝之候》)所以他又在“胀病论”中指出胀病也不外水裹、气结、血聚。凡有症瘕、积块、痞块,即是胀病之根。其病理变化,一般是始则病气,继则病血,再则病水;气病血亦病,血病则气益伤,血病水亦病;水病则气益结血益郁,终致气血水相包互裹,厮结一团而肿胀益盛矣。虽然气滞、气虚皆可导致血瘀而水阻,但气滞常是本病初期之暂时现象,气虚(或气散乱)则是本病后期之内在本质。故本病始终以气病为本,血病为标,水病为其标中之标。

前人之论臌胀,虽有气臌、血臌、水臌之分,不过言其证之侧重不同而已,切不可就此割离气血水之间的内在联系。故喻昌“胀病论”不以气血水名其病,而以气血水之多少辨其证。如谓“多血少气(即血病为主)者,以‘左肋坚,大如盘’为临床特征;‘多气少血’(即气病为主)者,以‘右肋坚,大如盘’为临床特征;而气血水‘相厮结’者,则以‘腹中坚’‘大如箕如瓮’为临床特征。前两证常见于早期肝硬化腹水,后一证多类于晚期肝硬化腹水。因此,临床治疗臌胀,不可见胀唯消其胀,见肿唯逐

其水,见血唯决其寒,既要有所侧重,又要互为兼顾。一般因气病而水病者,治气即所以治水;因血病而水病者,化瘀即所以行水。此皆喻氏“胀病论”言外之意。

2 明治则 立治胀三法

在治疗上,对时医的一味攻伐,喻嘉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弊端,“传世诸方,皆是悍毒攻伐之发,伤耗元气,亏损脾胃。”(《寓意草》)所以他在“胀病论”中立有医律一条,禁止乱投攻伐之物,其言“凡治肿病,而用耗气散气、泻肺泻膀胱诸药者,杀人之事也。”他还以其丰富的临床经验指出,“凡用劫夺之药者,其始非不遂消,其后攻之不消矣,其后再攻之如铁石矣。”(《寓意草》)他认为治疗臌胀,不可以求快意于一时,而只可缓缓图之,提出治疗的正确途径是“惟理脾一法,虽五脏见不治之症,而能治者尚多。”进而则拟治单腹胀的原则:“则有补养一法,补中益气之法是也;则有抬纳一法,升举阳气是也;则有解散一法,开鬼门洁净府是也。三法具不言写,而写在其中矣。”(《寓意草》)

喻氏此三法与《医门法律·肿胀论》所附治胀方是一脉相承的。综观人参芍药汤、化滞调中汤、人参丸、小温中丸等方的组成和药理作用,充分体现了上述三法的精神。所谓“培养”“抬纳”两法,大致指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当归、川芎、芍药等补养之品;所谓“消散”一法,则指大黄、槟榔、水蛭、三棱、莪术等化积消瘀之品。此治疗肿胀三法,无论是立论还是选方用药,都有意义。

总之,喻昌胀病之论,提出了“见机于早”“握机于病象之先”的诊断措施、气血水蕴结为患的病机理论,以及理脾健中为主的治疗大法,其良苦用心,的确难能可贵,其学术观点,值得珍视和进一步加以探讨。

(2009-02-23 收稿)